

歷代文史要籍注釋選刊·大學

大學古本質言

雙江劉沅著

香山鄭觀應敬重刊

學

自羲農至夏商。皆明明德而在位者也。學之一字。傳說始言。豈前此聖人無所學哉。古人重實行。有所師法。不求人知。無處非學。亦無念非道。窮達一致。不必以爲奇事。亦何必定傳爲美談也。後世標理學之名。而道統以立。聖人不能盡人而爲。夫子若預知之。而先防之。大學

大學古本質言

聖何以聖。曰全乎天

華東師

B

社

1518493

清劉沅撰
尚會強點校

淮陰師範大學藏書

大學古本質言

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



淮陰師範圖書館 1518493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大學古本質言 / 劉沅著. -- 上海 :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, 2012. 4

(歷代文史要籍注釋選刊)

ISBN 978-7-5617-9483-8

I. ①大… II. ①劉… III. ①儒家②大學—注釋
IV. ①B222.12

中國版本圖書館CIP資料核字(2012)第070527號

歷代文史要籍注釋選刊
大學古本質言

著 者 劉 沅
點 校 者 尚會強
特約編輯 黃曙輝
項目編輯 龐 堅
裝幀設計 勞 韜

出版發行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
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號 郵編 200062
網 址 www.ecnupress.com.cn
電 話 021-60821666 行政傳真 021-62572105
客服電話 021-62865537
門市(郵購)電話 021-62869887
地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號華東師範大學校內先鋒路口
網 店 <http://ecnup.taobao.com/>

印 刷 者 杭州富陽永昌印刷有限公司
開 本 850 × 1168 32開
印 張 2.75
字 數 60千字
版 次 2012年4月第1版
印 次 2012年4月第1次
書 號 ISBN 978-7-5617-9483-8/B · 705
定 價 10.00元
出 版 人 朱傑人

(如發現本版圖書有印訂品質問題, 請寄回本社市場部調換或電話021-62865537聯繫)

弁言

劉沅，四川雙流人，字止唐，一字訥如。生於清乾隆三十三年，咸豐五年卒，享年八十八歲。止唐先生爲川中近三百年來特立獨行博通三教之大儒，其學融道入儒，援儒說道，又會通禪佛，且涉密乘，博學多方，歸本於儒，不失孔門規矩。止唐先生著述凡二十餘種，一百七十餘卷，彙爲《槐軒叢書》。

《大學古本質言》系止唐先生疏釋《禮記·大學》之書，《大學》指點入門工夫，爲儒門大義所在，自朱子分經別傳後，注釋紛如，止唐先生不以朱子爲是，樸實說理，期於人人可知，爲《大學》重要註釋，今據清咸豐八年刻本點校一過，收入《歷代文史要籍註釋選刊》，以供讀者參稽。

大學古本質言敘

大學之道，聖人所以陶成天下，使咸爲聖賢，無愧於天親者也。天地父母混合而有此身，異於禽獸者，以其有德。德者何？天理而已。天之理，而人得之以爲性。實有曰誠，共由曰道，以其爲生生之本曰仁，全之則爲聖人，失之則爲禽獸。人人所有，亦人人所能，第非師不授，非恒久不能竟其功。唐虞三代所以道一風同者，大學之教，上以此育才，下以此修身，無智愚皆知也。周衰俗弊，道乃不在君相，而在師儒。孔子不遇於時，僅得私以誨其弟子，而又慮不能永傳，遂爲此篇以授曾子。秦火以後，文獻無徵，而此書尚存，蓋諸儒抱殘守缺，其功苦矣。流傳至宋，程子昆季倡爲改竄，而朱子繼之，此書遂非其舊。然聖人之書，非尋常文字可有可無，固將使人實體於身，爲成己成人之本。此書綜前聖之法，爲後學之津梁，字字皆有實功，次第不容稍紊，豈可未踐其功，遽以私心竄易？且闕疑者，考古之要也。「郭公」「夏五」，夫子且然，而況吾徒。孔曾憂世牖民，乃爲是書，身心性命之

理，日用倫常之道，全備於茲。即嘗從事其間，而一簣未成，亦難臆揣。矧以一得之偏，廢聖人之精言乎？濂溪之學本由禪宗，程朱相沿，以養後天之心爲明明德，又不知存心養性必止於至善之地；其養心之學，至高不過如告子，其次不過如原思，夫子志學而至從心，孟子有諸己至化神，其功夫次第尚未一一實踐，何乃輕議聖人之學，擅爲改竄遺經？愚《大學恒解》恪遵欽定《義疏》古本解釋，以全孔曾之舊，非必反先儒，誠慮學聖人者，無從循序深造耳。第文字簡畧，未能暢所欲言，且千年廢棄之書，一旦復舊，學者狃於常說，不能遽通其義，必滋聚訟，因復爲此冊，名曰《質言》，樸實說理，期於人人可知。欲發明聖人，自不得曲從朱子。學者誠得明師，如此書所言知止至善，而格致而誠正，以至心正身修，履其功，見其效，而於此心尚不能閑存道義，尚不能實體，則愚將爲天地明神所譴罰，豈徒有妄言之失哉？

咸豐二年歲次壬子仲春止唐劉沅書，時年八十有五

大學古本質言

雙江 劉沅著

學

自義農至夏商，皆明明德而在位者也。「學」之一字，傳說始言，豈前此聖人無所學哉？古人重實行，有所師法，不求人知，無處非學，亦無念非道。窮達一致，不必以爲奇事，亦何必定傳爲美談也？後世標理學之名，而道統以立。聖人不能盡人而爲，夫子若預知之而先防之，《大學》一書所爲作歟。人何所學？曰聖人。聖何以聖？曰全乎天理，理全則爲人。學問思辨篤行，擇善而固執，以此學聖人耳。然天下古今不能盡知盡行，亦不必盡知盡行，故子申之曰：「有弗學問思辨與行」，誤解而以窮盡物理爲知，古禮古樂爲行。大學之道所爲次第而幾，積久而全者茫然貿然，所以論說彌多而理彌晦，中庸易爲險途矣。故「學」之一字，必先知之最真，然後行之不謬，而行之不篤，其知仍不能真。譬如登山不涉其巔，掘井未至於泉，何以知高深之實哉？前人力闢異端，云佛老甚於楊墨，而不知大學之道明，則反身而求，欲仁即至，未見力不足者。有一分天理，即有一分快心，君相以此

取之，父師以此教之，何患其人異端也。

小學

小學之法，聖人未有成書，《小戴記》載《少儀》一篇，亦非聖制。蒙養最要，先儒因編葺《小學》《幼儀》等書，其意固佳，然考古人七歲入小學，不過學樂誦《詩》、舞《勺》、舞《象》。蓋小兒喜動，養之者亦欲其血氣和平，心志歡悅。但恐所習不正，反致入於邪僻，故以《詩》樂和其志，舞蹈習其儀。雖遊戲之時，已陰使漸漸入於禮樂。而見聞及所師法，則必父母師長正身率之，故孔子亦第言孝弟謹信諸大端，未嘗斤斤云幼儀也。《記》曰：「十年曰幼學」，幼學指十歲及十五上下者。十五曰成童，二十曰弱冠，故二十歲以下皆可云幼童。幼之時常依父母家庭，有以作則，而出人居遊，又遠乎比匪，則漸摩義理，久久而自習爲固然，豈如成人必備責苛求哉？「子夏之門人小子」即十五以下者，故「洒掃應對進退」，先習禮儀，亦以當時尚沿周制，言行動靜皆有法度，不得不自幼學之。若後世一切皆非古矣，而尚執古禮以教童蒙，可乎？「闕党童子將命」，謂夫子使之將命，豈知當時小學竝無將命之文，《禮記·少儀》不足據歟？夫道惟時中，不拘於古，亦不戾古，惟正心脩身以清其源，善養善教以盡其道。父師得人，何憂不肖？又奚必矩步規行，斤斤於古制，瑣

瑣而苛求哉？

大學

大學對七歲小學言，則十五以後學爲人之事；對庠序校等鄉學言，則天子之國學。詳味經文，則夫子所言天子之大學也，何者？周家以六德六行六藝造士，其時父兄師友皆大學中人，自家庭之間胎教、諭教已端其本，而州閭族黨悉各有師。上以之興賢，下以之立身，民蓋無不由之者。生養遂而道化周，人無不學。鄉大夫以時飲射讀法，與父老子弟相習講求督課之，必其德行道藝實有所得，乃漸次而升於國學。國學與天子近，備朝廷選建之所也，故夫子曰「三年學，不至於穀，不易得」，謂其人大學而已升於司徒耳。時解亦誤。此書首言「在明明德」，因大學中人由鄉學而入，已非不知明德者，但德無窮，明之之功亦無窮，必益加明之。曾子釋之曰「日新，日日新，又日新」，即此意也。次言「在親民」者，天子之元子，諸侯之適子，國之俊選皆在大學學。人誦習《詩》《書》而不達人情物理，則有文無行，必不能成己成人，曲盡其道。況王世子、公卿之子生長貴冑，草野之事茫然，若不虛心下交，熟悉情理，安能有用？故明明德者，身已脩矣，而更必與民相親，體察人情物理，「明於庶物，察於人倫」，聖人亦由此而臻。周公制作，合朝野巨細而咸宜。若使

深宮晏處，未與民親，安能兼三王以施四事？故即此二句，可知夫子言大學者乃國學。其言「止於至善」者，人得天地之中以生，百骸所本，此身亦有中焉，存心養性必在於此。明明德者，宅心宥密，由初學而神化，皆不可離，故名之曰至善。而言爲學始終在是，使人知其要而行之，乃不致誤，故下文緊承此句而言其效。此句錯解則無一不錯，而德何以明，學何以至邪？

大學之道，

道，大路也。止此一理，天地人神所共由，故曰道。人人有天理，即人人有道。人必學道，亦謂其全天理而後爲人，非有奇異也，但學之有法。自古聖人爲君相、爲父師，皆以天理爲務。自幼學以至壯行，自一念以暨百爲，無在非天理，即無一非道，其脩己治人之法留傳後世，後人則之，此之謂學。學聖人以明理，所以求不愧爲人。周衰，禮教多失，夫子恐其失傳，乃綜其大要以授曾子，而實止周初大學教人之法耳。所言格致誠正明德之功，各有實際，不特序不可紊，且功不可闕；如各句義理有一毫未能踐行，即不克洞然於心。因三代下罕有名師，此書遂同畫餅，而儒者又以一隅之見妄測大學之道，其晦久矣。

在明明德，

「明明」二字相連，謂明而又明也。「德」字單出，謂爲明德亦無害；但天理無爲，德即天理，心在後天，不盡天理。其最靈動者，人心也，天地父母合而有此身，得天理者無不全。氣質之厚薄清濁，則紛雜不一，竝天理亦恃者多，所以未從事大學，德不盡明也。朱子以知覺運動之心爲德，故曰虛靈不昧，不知心雖虛靈而非聖人純一之德，則不昧天理者少，所以言明德而錯認心即是性，則本原已錯也。《詩》《書》中亦有「明德」語，然皆就德之已成者言，此書教人聖功，則一字不可有錯。德一認錯，則一切皆繆。性即天理，何以有不善，則先天後天之分也。未生以前爲先天，乾性坤命，人獨得其理氣之正，故性善，既生以後爲後天，離情坎性，氣質形色爲累，故性相近。因坎離乾坤，羽流誤解，生許多妖異，故儒者避忌不言，而不知「通神明之德，類萬物之情」，《周易》無理不該，而況心性乎？子曰「聖人之作《易》也，將以順性命之理」及「各正性命」。伏羲八卦乾南坤北，純陰純陽以定子午之位，而日月東西生焉。先天八卦乾南坤北，後天八卦何以離南坎北？天地既分，功用全在坎離，日往月來，生化以溥，而東木西金中土，皆自然相濟。人獨得其菁華者，得乾坤之性命，所以異於禽獸。然先天性乃盡善，因陰陽之互宅，乃以成其形質。而後天性累於情，遂有不善。性一也，情則有七，可以爲善，孟子因性難明，即情之可爲

善者示其端耳。而其實，情非性不正。《大學》所以云忿懣四者皆正而後爲心正。性情也，性命，心性也，非實能「窮理盡性以至於命」，何能知之？德即性也，俗言曰天理良心，天理即心之良，心不盡良，良心始爲天理。人所獨得於天，故曰德，實有於身曰誠，天地生生之理如果有仁曰仁，天地人所共由曰道。明其明德者，以後天之性雜於情、紛於欲，不盡先天之本然，必有學以明之也，明之道不外靜存動察兩途。靜而致中，此書所謂「止於至善」，孔子曰「克己」，孟子曰「存心養性」，「養浩然之氣」，皆是此理。動而致和，此書所云「誠意」，孔子言視聽言動戒其非禮，及凡敬慎忠信等語。凡聖賢教人一切規爲，皆是慎動之道，而一念爲基，故曾子特以誠意爲重，而該夫子所言於此句之中。先儒以後天之心爲性，故曰虛靈不昧即是明德，不知虛靈者心，純一者性，迥不相同。試看天下有許多智巧絕人者，而忠孝仁義全不知行，可見虛靈不昧出於七情，必以性爲主，盡性則德明矣，故即可盡人性物性，脩己以敬而安人、安百姓。止謂性即天理，天理純熟則萬事萬理皆宜也，專恃虛靈智巧，任心妄爲，奸惡欺僞以爲才德，可乎？故「明德」二字一錯，萬事皆非，即十分敬慎，檢點日用倫常，而私妄總不能無。功業可觀，品行亦好，而隱微幽獨，不愧不怍，無入不自得，則斷斷不能至。修齊治平，各得其道，更難之矣。朱子沿

周程之學，以禪家養空寂之心爲明明德，而覺其不能有爲，故添出格物之說，使人物物而窮理，不知聖人之明德者，從心不踰矩而治天下如視掌。三代以後，明智絕世之士甚多，而在上伊臯，在下孔孟，寥寥無有。以爲今不如古，豈知未解明德之實、未踐大學之道所致乎？然孔孟已早慮之，而明示其得失：原思之克伐怨欲不可爲仁，告子之不動心非由養氣。此書特詳言「知止至善」之初效。孟子言「集義生氣」，「行不慊於心則餒」，《中庸》亦言「苟不至德，至道不凝」，豈可未知其義，而以僧流靜心之法遂爲聖學之全乎？靜心亦何嘗不可，而特非止於至善，則宅心之所已非，即非天人合一之理，而形著變動、美大聖神俱茫然淆然，不得不專就事爲聞見言之矣。僧流專求諸心，羽流專求諸氣，均非佛老之本然。儒者見其如是而欲遠之，於是言「存心便是明德」，而不知「存其心，養其性」分言心性存養，功至密也。養氣之義則不但不知先天後天之殊，且不知氣與心相關之故；本原既昧，安得不穿鑿支離？今逢盛世，幸有所聞。若不一一明白言之，則德本人人所有，明明德亦人人所能，而莫知嚮方，無以成己，何以成人？孔曾此書將如畫餅，豈讀書稽古不負君親之道乎？

在親民，

古貴賤無異學，故天子、元子、諸侯、卿大夫之子皆同一大學之道，其力行、德行、道藝亦由上庠下庠漸次而升大學。《記》曰：「小學在公宮南之左，大學在郊。」小學即上庠下庠等也。大學所以在郊，一者示天下招致四方賢士之意，二者與民相親，以便體察人情物理，爲出身加民之本。蓋萬理統於明德，明德雖止在一心，而其理散著於萬事萬物。事物不可勝窮，以五倫爲大，民生日用之事爲切。明明德者，性已盡，身已修，自可以措諸天下，無不宜矣。然而五方風氣異齊，民生其間異俗，非可以一概而施，必與民相親，人情物理細心體察，即一隅以反三隅，久之然後隨時隨地、隨人隨事斟酌而合乎時中。大舜好問好察，執兩用中，由斯道也。故明德必須親民，親非但親近、親愛，此中有許多功夫在，愚夫愚婦一能勝予，「無衆寡、無小大、無敢慢」，「察言觀色，慮以下人」，一切取善之法皆在其中。聖人明於庶物，察於人倫，亦由乎此。高宗「舊勞於外」，「文王卑服，即康功田功」，「爰暨小人」則「知小人之依，能保惠於庶民」，周公特以告成王，惟恐其不知民依。後世理學與事功殊途，高言義理而鮮經綸，即有勳名，未臻純粹，至箸書立說尤多偏駁，降而愈下，辭章記問之學至老不能盡工，人倫日用之理或反視爲尋常矣。六合之遙，民生之衆，古今時勢不同，弗觀其會通而衷於是，曰「未大行也」，「無知己也」，然而聖人陶

漁版築，即終身匹夫亦有可法可傳，一官一邑亦能安人濟物，又何以故？夫人固未有孑然一身、與世相違者也，一室之中父子兄弟夫婦，一日之內凡言行交際往來，其人其事固已不齊，觀我觀人，明辨義理，求其無愧於心，已非易易。而況大學之地，貴賤賢愚無限，天下人才羣集，相習相親，增廣智識者何窮？豈必盡天下之事而知，盡天下之民而求之哉？明明德之人即誠身之人，「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，所以成物也，成己，仁也；成物，知也，合外內之道也，故時措之宜也。」能明其德，已可以脩齊治平，而更親民以廣其識耳。脩其身而天下平，聖人無兩副本領，蓋其爲學時即講明人情物理，非徒誦讀。況大學中天子、元子、卿大夫子皆在，尤不可不親民。古者天子諸侯外朝，詢萬民、詢衆庶，與民相見，所以下情上通。後世不然，故言大學者亦不知何以當親民矣。

在止於至善。

至善猶言極美，夫子恐人忽視其地，特地爲此名，使知學道脩身始終不外乎此。至善者何？堯舜以來所謂「中」也，《虞書》「允執厥中」。先儒止言凡事合中，而不知「中者天下之大本」，內而致中，外始能時中。《左傳》劉子曰：「民受天地之中以生，所謂命也」，其語至精。蓋周制以六德六行六藝教人，大學之道人人行之，「中」之爲義，人人知之，至周

衰，而劉子猶能言之。世人皆言「人一小天地」，而不知其所以然。天地一太極耳，太極渾然，無聲無臭，而其主一之所曰命，曰極，曰帝，是萬理之統宗也。人受中以生，故異於禽獸，欲全天之理、無愧於人則存心養性，豈可不得其圖功之要？但天地奧竅，聖人亦不敢明言，子思言「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」，即渾其詞曰：「其爲物不貳」。不貳，一也；一者，中之理；中者，一之宅。可分言，亦可合言。人爲天地之心，身有太極之所，與天地無二，特在人身者稍狹耳。乾性坤命，人得以生，性命統於一元，一元即是太極。明明德者，復性而全太極之本然，故必知天地之中，始可圖功。虞廷言「中」，《詩》云「宥密」，夫子曰「道義之門」，此又名之曰「至善」，蓋五官百骸不外血氣，惟此天地之中虛明空洞，血氣不能到，私欲不能入，知之而宅心於此，自有諸己以至化神，乃可節次而幾。名爲至善，以非此無以致中也。三代下，異學紛紛，皆由不知此竅。聖人未嘗筆之於書者，以非書可傳，必明師指授也。孔子從老子問禮，原不是第問禮制，蓋叩以身心性命之學，夫子服膺之，故嘆爲猶龍。若禮制則王府所藏，魯備六代，夫子亦嘗考究之，即有所發明，亦何遽稱美爲龍？《莊子》所載「至陰肅肅，至陽赫赫，肅肅出乎天，赫赫出乎地」，明陰陽互宅之義，爲人心道心之分所由來，人亦罕知。因其實功乃面授，而不著於文，故人忽之。老子

嘗云「多言數窮，不如守中」，恐人不知所謂「中」，則直言之曰「玄牝之門」、「天地之根」，至「有欲觀竅，無欲觀妙」，則竝止至善之法而亦言之。儒者不知其所謂，反斥爲異端，於是致中之功第養知覺運動之心，而不得中之所在。則「允執厥中」及此書「止至善」，皆曰凡事合乎中而已，然《中庸》言「君子而時中」，朱子亦曰「以其有君子之德而又能時中」，德非內而致中乎？外而時中祇是本未發之中，極至和之量，豈有專求諸外，無致中之學即能時中者？他書所言名目尤多，但不得明師，皆流爲邪僻。儒者未踐其功，則於其說之謬者闢之，固是；於其理之正者亦概斥之，則至善之所不知，而又何知止至善也？

知止，

至善爲太極之所，止至善爲明明德要功。第非師不授，即得師示，明知其地，圖其功矣，而非有至德不能凝至道，故孔子曰：「脩身以道，脩道以仁。」孟子曰：「行有不慊於心則餒。」夫子特大聲疾呼，揭明「知」字，蓋知止至善，然後可收放心，其内外交修，以養其明德者，必悉知得失，故即緊承上句提明「知」字。「知」非但如俗言「知道」，故有下文定靜安等效。知止至善雖夫子創言，而實天地精義。圖書已明示其機，《周易》亦顯呈其象。今